

知味

粉浆面条

◆ 张富国

家常饭简单可口，不起眼，总能通过味蕾转存到脑海里。历经弥久，一经味蕾触碰，记忆里的酸甜苦辣、爱恨情仇便翻涌而至。刹那间的物换星移，味蕾只能呆望着越千山万水的心灵，任由和过往的自己，拥怀往昔，情深意长！

吊诡的粉浆面条，以绿豆面、绿豆浆最佳。绿豆面擀面条，松散不易成团，掺些小麦面，能增加韧性；绿豆浆豆香足、色泽好，虽平淡无奇，却天作之合，恰如其分。粉浆面是记忆深处萦绕的一脉情感，如今已经被滋养成一种习惯。这番动人情怀，不吐露，如鱼在渊。

其实，粉浆不是什么琼浆玉液，而是绿豆粉丝、粉皮、粉条制作后留下的下脚料。小时候有粉坊，用绿豆淀粉漏完粉丝、粉皮、粉条，剩下的浆水，酸甜可口，谈香清纯，虽有一股淡淡的馥味，却是解渴防暑、消食化饥的妙物。陆游说，“厨人具浆粉”，夏日饮浆消暑，在宋朝已成风俗：小孩子吃多了感冒了，讨一碗热浆进肚，不用半晌就会活蹦乱跳，野开了撒欢。

粉坊不会常开，自家都会磨浆解馋。限制粉浆多选用绿豆。簸箕里，一粒粒绿豆挑拣出来，残缺、有虫口的，统统弃之不用。绿豆泡在清水中，浸一夜充分膨胀后，放入小花磨里磨成粗浆。嫩绿的豆皮顺着白白的汁水，从磨缝里挤出汇入盆底，流入接口的大瓷盆。找来一大块细布，把粗浆一股脑倒进布兜，一瓢一瓢地从缸里舀水冲浆，滤过的浆水都流进盆里。浆不能太淡，淡了无味。反复几遍，冲得滤下来的水变清了，展开布兜把豆渣收起来。

浆水在大盆里静静沉淀，最终明晰成三层：最上面的一层清激如水，常常被小心翼翼地撇去倒掉；中间一层为二浆，是浆水中的精华，是做浆面条的主料；最下面一层含有豆渣，只能做辅料。有用的浆水，舀入瓦罐，加入“酵头”，用塑料布密封发酵。不问来路归期，不去附和应承，甚至都看不出它的心思，或者沾染是非的痕迹，却已出落成这上等粉浆。一两天后再打开，浆水白中泛青，酸中带香，如一块醇厚绵长的老酒，沁人心脾。

擀绿豆面条，要加白面、鸡蛋，淡盐水和面，硬硬的，这样擀出的面劲道、耐煮，豆味很浓。做浆面条，关键在打浆，打粉浆，不宜太酸，酸则倒牙；浆加热，冒沫子时，一边加小磨油，一边用筷子打，直到不再冒沫，浆体就变得细腻光滑，便可下面条了。面条煮熟下配菜，这配菜很讲究。十几种时令小凉菜，像酸白菜丁、黄瓜丁、芹菜丁、胡萝卜丁、白萝卜丁、小尖椒、榨菜丝、雪菜丁、黄豆等，已经事先腌好，入了味，可见下的功夫非同一般。吃起来，味道不用再说了。果然，日常的简单饮食，质朴自然是美味。

手工面条切得很细，煮出来几成糊状；配料也是田里俗物，芝麻叶、芹菜丁、煮黄豆；绿豆浆黏黏糊糊，不清不爽；味道酸酸的、淡淡的、咸咸的，只能靠辣椒油去提味。这种饭食，看似糊里糊涂，毫无原则。如果缩颈细咽，那是万万不行的。轻啜一口，细细咀嚼，花生是花生的味，芹菜是芹菜的味，对味儿是平淡中的寻觅和选择。懂得取舍，适时把握，相惜相依，醇香自来，智慧常在。正如陆游所说，“正令笔扛鼎，亦未造三昧”，文学艺术的魅力，即使下笔力能扛鼎，没有功底，也难以领悟出神入化的境界。

灯下漫笔

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”这十六字《戒石铭》并不陌生，但在河南叶县古县衙大堂前一块硕大的青石碑上看到它时，还是不免为之一震。

五代十国时，后蜀末代皇帝孟昶为加强吏治，以箴言的形式，亲自撰写了一篇二十四句话、九十六个字的诫谕辞，要求官员善待百姓、清正廉明。诫谕辞全文是这样的：“朕念赤子，肝食膏衣。托之令长，抚养安绥。政在三异，道在七丝。驱鸡为理，留犊为规。宽猛得所，风俗可移。无令侵略，毋使疮痍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赋舆是切，军国是资。朕之爵赏，固不逾时。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为人父母，罔不仁慈。特为尔戒，体朕深思。”

诫谕辞中引用了四个典故，即“三异”“七丝”“驱鸡”和“留犊”。“三异”指施行德政而出现的三种奇异现象或奇迹，即“虫不入境”“化及鸟兽”“竖子有仁心”；“七丝”指古琴的七根弦，意思是政教就像弹琴一样，如果既能按法度办事，又能兼顾民情，就能弹出美妙和谐的音乐；“驱鸡”即赶

鸡，以不紧不慢为要领，借喻管理百姓要宽严得当；“留犊”说的是居官要清廉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能留恋和妄取。诫谕辞的意思简单说来，就是告诫天下官吏，要施仁政、当清官，要恤民情、察民意，百姓是衣食父母，必须善待之，否则老天不容！

作为一个封建皇帝，能写出这样的东西，实属不易，才学文章自不必说，就其对官民关系的论述，特别是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”句，认为百姓是官员的衣食父母，这实在是难能可贵，也令今人刮目相看！但在五代十国中，后蜀毕竟只是一个弱小的国家，孟昶虽然励精图治，但最终还是被赵匡胤灭了，在和宋军最后的对决中，为了百姓不被屠杀，孟昶不得不选择投降。据《蜀梃杌·后蜀后主》载，孟昶受降后离开成都被押往开封时，“万民拥道，哭声动地，昶以袂掩面而哭。自二江至眉州，沿路百姓绝饷者数百人。”

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，对孟昶的诫谕辞颇感兴趣，但嫌其冗长烦琐，便从中摘取两个句子

◆ 周振国

上天难欺

合在一起，成四句十六字，即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。并御笔亲书，颁示天下官吏，下旨诸郡县均刻成石碑，置于公署之前，使坐在厅堂之上的官员能够与之正面对峙，谓之《戒石铭》。宋太宗的《戒石铭》摘取了孟昶诫谕辞的精髓要义，更简洁直白，直译过来就是：你们的俸禄是老百姓的血汗，老百姓好欺负，但老天爷是不好欺负的！这是对天下公卿百官的训诫和正告，话虽不太好听，但义正辞严，振聋发聩。

南宋绍兴二年，即1132年，宋高宗赵构颁黄庭坚所书《太宗御制》《戒石铭》于各郡县。从此后，黄庭坚书《戒石铭》遍布全国各州县大街。叶县古县衙《戒石铭》，便是黄庭坚书法版本。北宋元丰年间，黄庭坚任吉州太和（今江西泰和）县令时，为自励自勉，也写了《戒石铭》，并刻石立于县衙大门前。黄庭坚书《戒石铭》，书法苍劲峻挺，势如长枪大戟，令人警醒。

从北宋初年开始，一直到明朝中期的七八百年的时间里，《戒石铭》为历朝历代所尊奉沿

袭，只是在形式上有戒石碑、戒石亭、戒石坊不等。明朝朱元璋明令各府州县都要把《戒石铭》立在衙署堂前的甬道正中，在入堂一面刻“公生明”三个字，并建亭保护，谓“戒石亭”。到了清代，则专门在衙署前的甬道上建立牌坊，将《戒石铭》移到坊额上，称为“戒石坊”。雍乾时期的清官袁守定在其《居官通义》中写道：面对《戒石铭》，“摩挲读之，不禁泪下，安敢以一日之长，结怨于民，以获罪于天也”。据说《戒石铭》还在乾隆年间传入日本，说日本福岛县二本松藩王丹羽高宽，便将《戒石铭》作为藩政官员的为官准则，并将其刻在该市霞城公园内的一块巨石上，后又谱成歌曲，由政府公务人员每日上班前吟唱。

《戒石铭》作为中国古代戒飭官员的官箴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反腐箴言之一，也是中国优秀廉政传统文化，从孟昶的诫谕辞起，其穿越千余年，至今读来令人震撼，毫无疑问，在大力反腐倡廉的今天，它仍不乏现实警示和教育意义。

荐书架

《中国绘画 五代至南宋》：多线索讲述中国绘画新故事

◆ 高晓倩

五代至南宋这近四百年时间，是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《溪山行旅图》《千里江山图》《清明上河图》等传世名作涌现的时期，也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特殊而关键的阶段：越来越多的画家脱离了寺庙和官室壁画的集体创作，壁画与卷轴画形成新的互动关系；挂轴的产生以及对手卷形式的探索，催生影响深远的构图样式和观看方式；日臻细化的绘画分科隐含着绘画实践的进一步专业化；中央及各地方政权的深度参与导致绘画创作的行政化和机构化，进而形成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

过的综合性宫廷绘画系统；孕育中的文人绘画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，其美学观念影响了宫廷趣味和宗教绘画的风格，为其最终成为中国绘画主流开启了先河。

本书是著名美术史家巫鸿的全新力作，延续《中国绘画：远古至唐》的写作思路，吸纳考古美术的新近研究成果，聚焦五代至南宋时期各种类型的绘画作品及其媒材特征，关注多元背景下的绘画实践与跨区域交流，力图勾勒更加全面、立体的中国绘画发展脉络，多维度讲述中国绘画的新故事。

人生讲义

人不能太闲

◆ 王永清

上周，有个老同事找我说他的台式电脑开不了机。我检查发现，原来他的电脑长时间没用，电脑内部都受潮了，主板上的元器件存在腐蚀损坏现象，我建议他换个主板。生活中，很多东西若闲置太久的话，就不能再用了。对人而言，也是如此，过于闲散的生活，会让人变得颓废、浑浑噩噩，停滞不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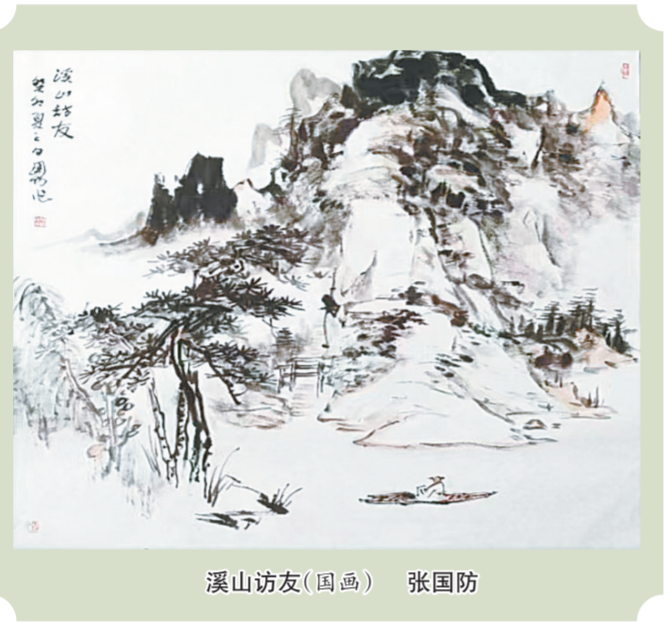
媒体曾报道过某地一个村庄的村民原以种菜为生，虽不算富裕，但村庄宁静祥和。后来，村民们因拆迁补偿而“一夜暴富”。多少年了，村民们习惯于稼穡耕垦；而今，地没有了，人也闲下来了，手中呢，还攥着大把的钞票，有的村民的心态开始浮躁动荡起来。村民张某原先以贩卖蔬菜为生，经济情况在当地属“上乘”。拆迁后，他拿到一百多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和两套房子，就停止了生意，终日无所事事，吃喝玩乐、摸牌赌博，一年不到就将补偿款挥霍一空，曾经幸福和谐的家庭也变得鸡飞狗跳，一地鸡毛。

《菜根谭》里说：“人生太闲，则别念窃生。”人一旦太闲，就开始想三想四，容易惹是生非。《西游记》中，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是因为他太闲了。悟空被封为齐天大圣后，整日里东游西逛，许旌阳真人怕他“别生事端”，就奏请玉帝，给他安排了一个管蟠桃园活儿。可管理蟠桃园仍是闲差，悟空是领导，具体活儿都是手下人在做，他只是问问、转转、看看。蟠桃味美，工作时间太闲，监督机制又不健全，很容易让人滋生欲望，这自然引出后来悟空偷蟠桃、盗仙丹、闹天宫的诸般恶行。

一段时间，我喜欢上看官斗剧。几部看下来，虽剧情老套、雷同，桥段浮夸，但也有一些感触。剧中女人，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几百个心眼子，今天你害我，明天我整你。懵懂可爱的秀女，刚入宫，就无师自通地开始钩心斗角。俗话说“三个女人一台戏，更何况还是“三千佳丽”聚一块儿，各显身手出的是是非非来。可话又说回来，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她们太闲，你想啊，古代没有手机，没有游戏，刷不了短视频，大家还出不了门，这种情况下，一大堆女的每天被困在一起，闲得慌，斗一斗，闹一闹，争风吃醋一下，挺正常的，不然也没啥事可做。

人生在世，还是应该找点事做，不要将自己的生活闲置，生活才会充实。沈从文有句名言：“我一生最怕的是闲，一闲就把生命的意义全失去了。”想起了我的父母，从我记事起，他们从来就没有空闲过。现在年纪大了，父母完全可以过悠闲日子，但他们仍然在农村不辍劳作。我把他们接到我这儿住，还没住两天，母亲就开始牵挂她的菜园，父亲开始忧心他的庄稼。我劝过多次，父亲说：“这一歇下来，浑身不对劲儿，真怕会歇出病来。”我知道，他们是忙惯了的人，闲不下来了，只好作罢。

《劝民》中说：“不见闲人精力长，但见劳人筋骨实。”心闲生余事，人闲生是非。忙，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。只有让自己适度地忙起来，保持对生命的热爱，才能活得有滋有味，活出一个最好的人生状态。



溪山访友(国画) 张国防

百姓记事

好风凭借力

◆ 袁占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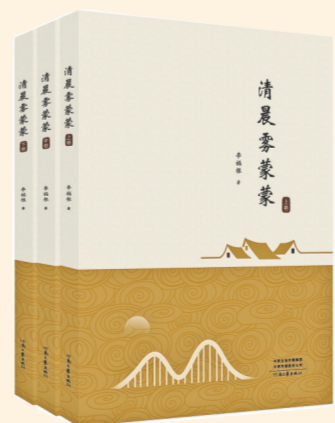
面子上好多了。本质上还是借。

最常借的是生活生活用品。该做饭了，没了火柴；该炒菜了，没了油盐；锅烧凉了，缸里空空。贼来不怕客来怕，有客来，想那个鸡蛋招待，鸡窝里只有热热的两个，不够。母亲后悔咋几才进城，把积攒了半个来月的鸡蛋卖了。自家不舍得吃，但谁能料到今儿会有客呢？母亲就让我到婶家借。借几个还几个。甭管借的大还的小，还是借的小还的大，都是自家养的鸡媪的。

而借面，母亲却总是自个出去。母亲不让我去，一怕我不小心路上弄洒，二是借多借少不好掌握。我家和六婶家住得最近，关系也亲近，像一家人，最肯相互帮衬。借面用葫芦瓢。家家户户两个葫芦瓢，一个水瓢，一个面瓢，一用不少年。母亲拿瓢去六婶家借面多是平瓢，而还时，却总是盛得尖尖的。平瓢装满瓢出，还的只多不少。

水桶也是庄儿上常借的物件。满庄儿好几十户人家，没几户置办水桶。我家人口大，常年备着一副，半庄儿人家都用。和着清晨叽叽喳喳的鸟叫声，吱吱扭扭的轱辘声，唧唧呀呀的担水声就响彻半庄儿。我家的水桶我家先担，然后排了队似的，张家用了孟家用，一直用到日头上大高，扁担才被挂到墙上歇息。桶是不知疲累，的“累”得很就漏了，漏了再补，再换，父母也并不说什么，但对驴就不同了。我家喂了一头瘦驴，也免不了人借。那时候磨面是石磨，驴蒙了眼睛在磨道里不停地走啊走，一走大半天。遗憾我家的驴负重大半天，常又饿着被牵回来，把母亲心疼得不行。有一次母亲实在看不过，说邻居：“这是驴，是人，早使趴下了，您不会把驴喂喂？”话出口，母亲又想想，人家不喂

连载



李福根 著

合伙人要“秘籍”，为巩固提高产品质量增加筹码。

“嗡嗡嗡”——BP机发出急促的提示音。屠刚坐起身，揉揉惺忪的眼睛，连着打了几个哈欠。

天还没有亮。上海的夜空似乎注定一片暖夜色。霓虹灯闪闪烁烁，路灯不知疲倦地瞪着眼睛。早起的人们沿着人行道优哉游哉地跑动着。这就是大上海吗？大而有序，大而自省。屠刚拦下一辆出租车，钻进车内向火车站驶去。

过了“清明”，灵泉河的农活便一天天多起来。要栽秧的田等着犁耙，稻种等着浸泡播撒，早地里点芝麻、种豆子、栽棉花，桩桩件件赶得人手脚不闲。

刘柳叶天天被“拴”在养鸡场里，田里地里的活全倚仗父亲和哥哥了。二柱说是外出打工，游荡得不见踪影，媳妇带着两个孩子，充其量只能算半个劳力。刘拴柱寻思，父母田里的活要管，柳叶二柱田里的活也要管，自家田里的活更得管，虽然人均不到九分田，四个小家庭12口人也有十来亩，拴柱横下心来全包了。打定了主意，吃过晚饭他摸黑来到养鸡场。他知道，这个时候柳叶一准回家拾掇鸡舍，忙

夜里每遇生人来到门外，大黑总会“汪汪”几声。这会儿有人敲门大黑不叫，刘大贵心想，一定是大儿子来看他了。

父子俩坐在餐厅里，以往都是拴柱首先开腔，把心里想的事一股脑抖出来。拴柱的脾气一点儿也不像大贵，老汉干什么事总是二八板，看似悠悠的，但他手脚不停，眼到手到，别人一天干完的活，他常常多半天就捣到干完了。犁田耙田边角角伤得平平整整，载起秧来一排六行倒移着两腿，腰不直头不抬行直正得像一条线。河西湾的庄稼把式们以刘大贵为榜样，教育后辈儿孙常常会说：你啥时能赶上人家刘大贵一半就行了。拴柱赶活，一天要干的事恨不得一上午干完，一旁的人跟着手忙脚乱。说起话来拴柱也是想啥说啥，心里沉不下隔夜话。

“明个该犁湾子西头那几块稻茬田了。往后咱那件见天不得闲，你得记着夜里喂它两把豆子。”尽管刘大贵声音憨憨的，但难得首先开了腔。

“人上了年纪睡少，明个柳叶一来，俺就去牵牛犁田，你把牛棚的钥匙还放老地方。”

刘大贵说的“老地方”，是牛棚的

门头上面。庄户人家养头牛，金贵得不亚于一栋房子。近两年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，偷鸡摸狗的人胆子越来越大，“捞”一把是一把，竟然开始“捞”牛了。刘家盖在外面的牛棚移到院内偏房，为了保证院子的卫生也方便水牛出入，偏房外侧开了个门，特意加把大铁锁。

“大，那不行。”拴柱急忙说，“今夜黑俺就是跟你说这事。田里的活俺包了，地里那些活让桂花和二柱媳妇干了，买饲料、喂鸡、收鸡蛋、卖鸡蛋，动不动还要打防疫针，柳叶根本忙不过来。你和妈白夜里黑里扯到这上面，总归不是个事。明儿个俺就跟柳叶说，让她尽早雇个人。”

“雇人多花钱啦。她信用社还欠下几千块，啥时间能还上？眼下能帮一把是一把，等鸡下蛋时再说。”

“那鸡一天天看着长，窝下蛋没多少天了。雇个能干活又心眼好的人，可不是随便能找到的。”拴柱坚持说。

“就是的。”眼看满屋子鸡一天天长大，大贵老汉来了精神，“现在差不多有两斤重了，毛顺白顺白，鸡冠子

屠刚懊恼地走出宾馆，漫不经心地走在街道上踟蹰着。夜里八九点钟时光，行人依然熙熙攘攘，有的行色匆匆，有的三两成群说说笑笑。走到一家水果店前，屠刚的眼前一亮。买好二斤橘子，他返回宾馆，让楼层服务员开了房门。

洪丽丝还在昏睡着。屠刚剥好一个橘子，推推洪丽丝的胳膊：“来，吃点水果。”

洪丽丝睁开眼，迷迷糊糊地四下打量着，见屠刚站在床前，缓缓地坐了起来。揉揉眼睛，问：“这是在哪呀？”屠刚苦笑说：“你喝得太快，喝多了，吃了个橘子解解酒。”

“不好意思呀。”洪丽丝羞涩地看了屠刚一眼，接过橘子，一瓣一瓣放进嘴里。吃完一个橘子，洪丽丝走进洗漱间，“哗哗”的流水中，传出了漱口、洗脸的声音。

待洪丽丝走出来，屠刚说：“你就在这间包间休息，我又登记了一间客房。”

“不嘛。”洪丽丝抱着屠刚，娇声娇气地说，“我不让你走。”她顺势把屠刚推倒在床上。

BB机鸣叫着提示音，把屠刚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中，那是他提前定好的，9点钟到了。屠刚拿起电话拨出